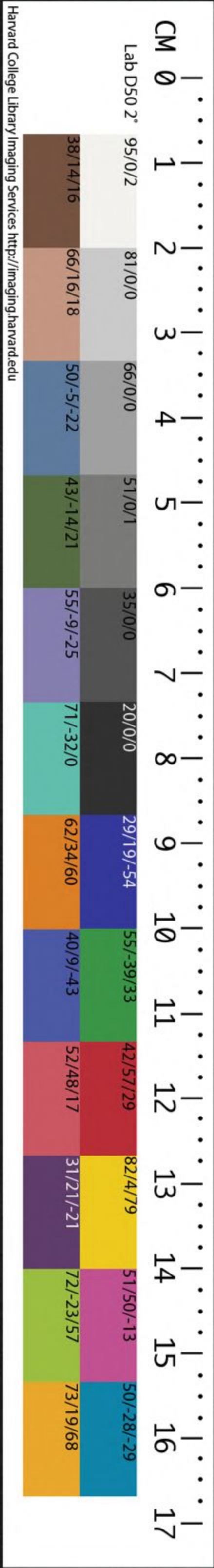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12 1933

T2555 /4165.7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後漢書卷之七十五

袁張韓周列傳第三十五

袁安子敞周榮孫景

么孫闕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也祖父良習孟氏易

孟喜字長

卿東海人明易為丞相掾見前書

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

續漢志曰

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無員

建武初至成武令

成武今曹州

安少傳良

學為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初為縣功曹

續漢志曰縣功

曹史主選署功勞

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

續漢志曰每州

刺史皆有從事史

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

辭不肯受從事瞿然而止

瞿音九具反

後舉孝廉

汝南賢傳

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
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
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
不宜于人令以為賢舉為孝廉也除陰平長

任城令

陰平縣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任城今兗州縣也

所在吏人畏而愛

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
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
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眾安
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
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為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
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

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
尹政號嚴明然未曾以減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
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
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
廷建初八年遷太僕元和二年武威太守孟雲上書
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
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慰之詔百官議朝堂公
卿皆言夷狄誦詐求欲無厭誦亦詐也既得生口當復妄
自誇大不可開許安獨曰北虜遣使奉獻和親有得

邊生口者輒以歸漢。此明其畏威而非先違約也。雲以大臣典邊，不宜負信於戎狄。還之足示中國優貸。而使邊人得安。誠便。司徒桓虞改議從安。大尉鄭弘、司空第五倫皆恨之。弘因大言激勵虞曰：「諸言當還生口者，皆為不忠。」虞廷叱之。倫及大鴻臚韋彪各作色變容。司隸校尉舉奏安等皆上印綬謝。肅宗詔報曰：「久議沈滯，各有所志。蓋事以議從，策由眾定。問問衍衍，得禮之容。」問問忠正貌。衍衍和樂貌。寢嘿叩心，更非朝廷之福。君何由而深謝其各冠履？帝竟從安。議明年代。

五倫為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及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安獨與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不聽。眾皆為之危懼。安正色自若。竇憲既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入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郡，發

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雁門上谷三郡各遣
 史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擅發
 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而輒承景檄當伏
 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續漢書曰安奏司隸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
 鄭據河南尹蔡嵩
 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名都大郡。袁山松書曰
 河南尹王調
 漢陽太守朱敞南陽太守蒲殿高丹等皆賦歛吏人
 皆具賓客前書曰十二萬戶為大郡也
 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
 二千石又它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

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
 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
 部不知所屬憲口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

左鹿蠡王阿佟

大宛傳
徙冬

為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

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
 耿秉等十人議可許。安與任隗奏以為光武招懷南
 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捍禦北狄
 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
 無緣復更立阿佟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睦

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
 曰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
 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
 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
 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於章和之初
 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濱邊也太
 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
 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
 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鴻勳者也宜審其終以

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
 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
 成就其業况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後圖更立
 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
 無功由秉實知舊議而欲背弃先恩夫言行君子之
 樞機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
 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
 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
 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

易曰言行者君子之樞機
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

賞罰理國之綱紀論

信不可去。論語孔子曰足食足兵人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

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非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

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執言辭

驕計。計謂發揚人之惡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載涉故事

安終不移。大司徒歆生非帝讀隗囂書自殺大司徒涉坐殺大倉令下獄死憲竟立

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為單于。鞬音九言反後遂反

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

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噫音醫又乙戒反嗚音

故又歎傷之貌也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蒙朝廷

痛惜焉後數月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者邪

正之節乃除安子賞為郎策免宋由以尹睦為太尉

劉方為司空睦河南人薨於位方平原人後坐事免

歸自殺初安父沒母侯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

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

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

世隆盛焉安子京敏最知名京字仲譽習孟氏易作

難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山為蜀郡太守
子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
光祿勳行至清為吏麤袍糲食終於議郎尚書胡廣
等追表其有清潔之美比前朝貢禹第五倫貢禹元
帝御史

大夫經明行修
清潔愛國也

未蒙顯贈當時皆嗟歎之彭弟湯字

仲河少傳家學諸儒稱其節多歷顯位桓帝初為司

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累遷司徒

太尉以災異策免卒謚曰康侯

風俗通曰湯時年八
十六有子十二人

湯長子成左中郎早卒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

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
增封三百戶後為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為

三老特優禮之賜以珠畫特詔祕器

前書曰董賢死
以砂畫棺音義

云以珠砂畫之也珠
與朱同祕器棺也

飯含珠玉二十六品

穀梁傳曰
貝三日舍

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

特進謚曰宣文侯子基嗣位至太僕逢弟隗少歷顯

官

隗字
次陽

先逢為三公時中常侍袁赦隗之宗也用事

於中以逢隗世宰相家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
於世富奢甚不與他公族同獻帝初隗為太傅成子

紹逢子術自有傳董卓忿紹術昔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四十餘人

敞字叔平少傳易經教授以父任為太子舍人和帝時歷位將軍大夫侍中出為東郡太守徵拜太僕光祿勳元初三年代劉愷為司空明年坐子與尚書郎張俊交通漏洩省中語策免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肯遂自殺張俊者蜀郡人有才能兄龕並為尚書郎年少勵鋒氣郎朱濟丁盛立行不修俊欲舉奏之二人聞恐因郎陳重雷義往請俊俊不聽因其私賂

侍史使求俊短得其私書與敞子遂封上之皆下獄當死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占謂口授也前書曰陳遵憑几口占

書吏是也書奏而俊獄已報謂奏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

刑穀門洛陽城北面中門也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俊假名上

書謝曰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

廷尉鞠遣歐音一反刀在前棺絮在後魂氣飛揚形容

已枯陛下垂澤以臣嘗在近密謂為尚書郎識臣狀貌傷

臣眼目留心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槨起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

當死復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不得上書，不勝去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口拜章。當時皆哀其文，朝廷由此薄赦罪而隱其死，以三公禮葬之，復其官。子盱，況于盱，後至光祿勳時，大將軍梁冀擅朝，內外莫不阿附。唯盱與廷尉郗鄆義正，身自守。及桓帝誅冀使盱持節收其印綬，事已具梁冀傳。

閔字夏甫，彭之孫也。少勵操行，苦身修節。父賀為彭

城相。風俗通曰：賀字元服，祖父京為侍中，安帝始加元服，百僚會賀臨莊，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帝會。

因名閔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旌。既至府門，連日吏

不為通會。阿母出見閔，驚。謝承書曰：乳母從內出見

泣閔厚丁寧，此間不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

賀遣車送之。閔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及賀

卒，郡閔兄弟迎喪，不受賻。贈練經扶柩，冒犯寒露，體

貌枯毀，手足血流。見者莫不傷之。服闋，累徵聘，舉召

皆不應。居處側陋，以耕學為業。從父逢隗，並賚盛數

饋之，無所受。閔見時方險亂，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

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奢。

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

三郤謂郤錡郤鑠郤奕也至皆晉卿也各驕奢

厲公所殺

延熹末黨事將作閔遂散髮絕世欲投

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

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閔時

往就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母歿

不為制服設位時莫能名或以為狂生潛身十八年

黃巾賊起攻沒郡縣百姓驚散閔誦經不移賊相約

語不入其閭鄉人就閔避難皆得全免年五十七卒

於土室

汝南先賢傳曰閔臨卒勅其子曰勿設殯也但著禪衫疏布單衣幅巾觀尸於板牀之

以五百

二弟忠弘節操皆亞於閔忠字正甫與同郡

范滂為友俱證黨事得釋語在滂傳初平中為沛相

沛王琮相也琮光武八代孫也

乘葦車到官以清亮稱及天下大亂

忠弃官客會稽上虞

縣名城在今越州餘姚縣西

一見太守王朗

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王朗字景興肅之父也魏志有傳謝承書

日忠乘船載笠蓋詣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也

後孫策破

會稽忠等浮海南投交趾獻帝都許徵為衛尉未到

卒弘字邵甫耻其門族貴執乃變姓名徒步師門從

師不應徵辟終於家

謝承書曰弘嘗入京師太學其從父逢為太尉呼弘與相見遇

逢宴會作樂弘伏稱頭痛不聽音聲而退遂不復往紹密兄弟亦不與通忠子祕為郡門

下議生黃巾起祕從太守趙謙擊之軍敗祕與功曹

封觀等七人以身扞刃皆死於陳謙以得免詔祕等

謝承書曰祕字永寧封觀與主簿陳

端門下督范仲禮賊曹劉偉德主記

等七人擢刃突陳與戰並死也封觀者有志節當

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遂稱風疾暗不能

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恐而不告後數年兄待舉觀

乃稱損而仕郡焉謝承書曰觀字

論曰陳平多陰謀而知其後必廢丞相陳平為高祖

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

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

也邴吉有陰德夏侯勝識其當封及子孫武帝末

事起邴吉為廷尉監時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望

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遣使者分條中

郡邸獄吉閉門扞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曾孫

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

孫賴吉得立宣帝立吉為丞相而病上憂吉

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占聞有吟德者饗其樂

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顯嗣露中削

爵為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博陽侯傳子至王莽敗

乃絕劉放曰注曾孫賴吉得立案前作全

終陳掌不侯而邴昌紹國雖有不類未可致詰其大

致歸然矣袁公竇氏之間乃情帝室乃情猶引義雅

竭情也

張酺傳

十一

正可謂王臣之烈。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烈業也及其理楚獄未

嘗鞠人於臧罪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爾雅曰子孫覃延也

之盛不亦宜乎。此論並華嶠之詞也

張酺字孟侯汝南細陽人趙王張敖之後也。敖父耳自楚降

漢高祖封為趙王敖嗣後有罪廢為宜平侯敖子壽封細陽之池陽鄉後

廢因家焉酺少從祖父充受尚書能傳其業。東觀記曰充與

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克克已死又事太常桓榮勤力不怠聚徒

以百數永平九年顯宗為四姓小侯開學於南宮。小侯

解見明紀也置五經即酺以尚書教授數講於御前以論

難當意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酺為

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

憚。東觀記曰太子家時為奢侈物未嘗不正諫甚見重焉及肅宗即位擢酺為

侍中虎賁中郎將數月出為東郡太守酺自以嘗經

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悟曉也上疏辭曰臣愚以經

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猥當剖符典郡班

政千里必有負恩辱位之咎臣竊私自分殊不慮出

城闕冀蒙留恩託備冗官羣僚所不安耳目所聞見

不敢避好醜詔報曰經云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

尚書康王之詰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也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也

好醜必上不在遠近好醜謂善惡也言事之善惡必以聞上此即報效豈拘外內也

今賜裝三十萬其亟之官醜雖儒者而性剛斷下車

擢用義勇搏擊豪強長吏有殺盜徒者醜輒案之以

為令長受臧猶不至死盜徒皆飢寒備保何足慮其

法乎郡吏王青者謝承書曰青字公祖文翁與前太

守翟義起兵攻王莽及義敗餘眾悉降翁獨守節力

戰莽遂燔燒之父隆建武初為都尉功曹青為少

與父俱從都尉行縣道遇賊隆以身衛全都

於難青亦被矢貫咽音聲流喝流或作嘶喝音一

前郡守以青身有金夷竟不能舉夷傷也醜見之歎息

曰豈有一門忠義而爵賞不及乎遂擢用極右曹漢官

儀曰督郵功曹郡之極位乃上疏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奏下

三公由此為司空所辟東觀記曰青從此除步兵司

也廉自輔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傳嘗言張醜前入侍講

屢有諫正閭閻惻惻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問閭忠正也惻惻懇切也史魚衛大夫名鮒字子死

魚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醜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

身與之禮
官何也意
朝廷禮
嚴特優
外

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

君臣之禮東觀記曰時使尚書令王賞賜殊特莫不

沾洽酺與酺相難上甚欣悅帝初遷魏郡太守郡人鄭據

時為司隸校尉奏免執金吾竇景景後復位遣掾夏

猛私謝酺曰鄭據小人為所侵冤聞其兒為吏放縱

狼籍取是曹子一人足以警百酺大怒即收猛繫獄

檄言執金吾府疑猛與據子不平復留景餘地矯稱卿意以報私

讐會有贖罪今猛乃得出東觀記曰據字平卿黎陽

尉地頃之徵入為河南尹竇景家人復擊傷市卒吏捕

得之景怒遣緹騎侯海等五百人歐傷市丞說文曰

黃色也漢官儀曰酺部吏楊章等窮究正海罪徙朔

方景忿怨乃移書辟章等六人為執金吾吏欲因報

之章等惶恐入白酺願自引減罪以辭景命酺即上

言其狀竇太后詔報自今執金吾辟吏皆勿遣及竇

氏敗酺乃上疏曰臣實愚忝不及大體鄭玄注周禮

也忝音以為竇氏雖伏厥辜而罪刑未著後世不見

其事但聞其誅非所以垂示國典貽之將來宜下理

宮與天下平之平之謂平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

張酺傳論其罪也十四

恐不及皆言憲受顧命之託懷伊呂之忠臨終之命曰顧命

至乃復比鄧夫人於文母臣賢案鄧夫人即穰侯鄧

竇憲

女壻郭舉父子同謀殺害與竇氏同誅語在憲

傳故張酺論憲兼及其黨稱鄧夫人者猶如前書霍

尤妻稱霍顯祁太伯母號祁夫人之類也文

母文上之妻也詩曰既有烈考亦有文母

今嚴威

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考折厥衷臣伏見夏

陽侯壞每存忠善前與臣言常有盡節之心檢勅賓

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

不過薄

禮記曰公族有罪獄成有司讞於公曰某之

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

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及三宥不對

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宥之有

司

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如其倫之喪也

劉歆曰案今禮記文注多下公又曰宥之五字

公

者為瓌選嚴能相恐其迫切必不完免宜裁加

宥以崇厚德和帝感酺言徙還封就國而已永元五

年遷酺為太僕數月代尹睦為太尉

漢官儀曰睦字伯師河南鞏人

也

數上疏以疾乞身薦魏郡太守徐防自代帝不許

使中黃門問病加以珍羞賜錢三十萬酺遂稱篤時

子蕃以郎侍講帝因令小黃門勅蕃曰陰陽不和萬

人失所朝廷望公思惟得失與國同心而託病自潔

求去重任誰當與吾同憂責者非有望於斷金也

斷金

十五

解在直后紀

司徒固疾司空年老

時司徒劉方司空張奮也

公其僂僕

外密所勅

僂僕言恭敬從命也左氏傳曰一命而僂再命而僂三命而俯

甫惶恐詣

闕謝還復視事甫雖在公位而父常居田里甫每有

遷黜輒一詣京師常來候甫適會歲節公卿罷朝俱

詣甫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慶羨之及父卒

既葬詔遣使齋牛酒爲釋服後以事與司隸校尉晏

稱會於朝堂甫從容謂稱曰三府辟吏多非其人稱

歸即奏令三府各實其掾史甫本以私言不意稱奏

之甚懷恨會復共謝闕下甫因責讓於稱稱辭語不

順甫怒遂廷叱之稱乃劾奏甫有怨言天子以甫先

帝師有詔公卿博士朝臣會議司徒呂蓋奏甫位居

三司知公門有儀不屏氣鞠躬以須詔命反作色大

言怨讓使臣不可以示四遠

司隸校尉督大奸猾無所不察故曰使臣也

於是策免甫歸里舍謝遣諸生閉門不通賓客左中

郎將何敞及言事者多訟甫公忠帝亦雅重之十五

年復拜爲光祿勳數月代魯恭爲司徒月餘薨乘輿

縞素臨弔賜冢塋地賜贈恩寵異於他相甫病寤危

勅其子曰顯節陵埽地露祭欲率天下以儉

顯節之帝陵也

韓陵傳

中遺詔無起寢廟故言吾為三公。既不能宣揚玉

化。令吏人從制。豈可不務節約乎。其無起祠堂。可作

稟。蓋廡。施祭其下而已。廡屋也。曾孫濟好儒學。華崎書曰蕃生

磐磐生濟濟字元江靈帝初光和中至司空病罷及

卒。靈帝以舊恩贈車騎將軍。關內侯。印綬。其年追濟

侍講。有勞。封于根。為蔡陽鄉侯。濟弟喜。初平中為司

空。

韓悛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弓高侯頰當之後也。頰當韓王

信之子世為鄉里著姓。父尋。建武中為隴西太守。悛

四歲而孤。養母弟。以孝友稱。及壯。世先父餘財數百

萬。與從昆弟鄉里益高之。初為郡功曹。太守葛興中

風病不能聽政。悛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

興子嘗發教。欲署吏悛。拒執不從。因令怨者章之。章謂

令上章事下案驗。吏以悛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

禁錮。顯宗知其忠。後詔特原之。由是徵辟五遷。為尚

書令。與僕射鄧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

嘗賜諸尚書劔。唯此三人特以寶劔。自手署其名。曰

韓稜。楚龍淵。晉太康記汝南西平縣有龍泉水鄧壽

可淬刀劔特堅利汝南即楚分野鄧壽

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儀椎成作鍛成時論者為

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

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和帝即位侍中竇

憲使人刺殺齊殤王子都鄉侯暢於上東門有司畏

憲咸委疑於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稜上

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奸臣所笑竇

太后怒以切責稜稜固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憲

惶恐白太后求出擊其匈奴以贖罪稜復上疏諫太

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

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平駕會長安及憲至尚書

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後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

交不黷易下繫之辭也禮無人臣而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

止尚書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

為城旦前書音義曰城旦刑之名也書曰司寇虜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稜在朝數

薦舉良吏應順呂章周紆等皆有名當時及竇氏敗

稜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為憂國忘

家賜布三百匹遷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

里以為榮稜發擿奸盜郡中震慄政號嚴平數歲徵

入為太僕九年冬代張奮為司空明年夢子輔安帝

時至趙相

趙王良孫商之相也

稜孫演昭帝時為丹陽太守政

有能名桓帝時為司徒

演字伯南

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

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

華嶠書曰梁皇后崩梁冀人大幸將立大

將軍冀欲分其寵謀員姓為冀人父演陰許諾及冀誅事發演坐抵罪也

後復徵拜司隸

校尉

周榮字平孫廬江舒人也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

安府安數與論議甚器之及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

爭立非單于事

○劉攽曰案文多一及事

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

尉掾徐齋深惡之有榮曰子為袁公腹心之謀非奏

竇氏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

孤生豈先帝大恩以歷宰二城今復得備宰士

榮辟司徒

府故稱宰士

縱為竇氏所害誠所甘心故常勅妻子若卒

遇飛禍無得殞歛

飛禍言倉卒而死也

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

廷及竇氏敗榮由此顯名自郎令擢為尚書令出為

潁川太守坐法當下獄和帝思榮忠節左轉共令

共縣

名屬河內郡故城在今衛州共城縣東即古共國也

歲餘復以為山陽太守所

歷郡縣皆見稱紀以老病乞身卒于家詔特賜錢二

十萬除子男興為郎中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承

忠上疏薦興曰臣伏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

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

文章從周室之郁郁論語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

代郁郁乎文煥乎其有文章又曰周監於二臣竊見光祿郎周興光祿主郎故孝友

之行著於閭門清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匱古今博物

多聞蘊藏也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伏羲神

之書曰三墳少昊顓頊高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

出納帝命為王喉舌尚書為王之喉舌官也李固對

景字仲饗

非斗也北斗為天之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也臣等既愚闇而諸郎多文

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

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興抱竒懷能隨輩柄遲

誠可歎息詔乃拜興為尚書郎卒興子景

景字仲饗辟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

守好賢愛士其拔才薦善常恐不及每至歲時延請

舉吏入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遣之贈送什

物無不克備既而還其父兄子弟事相優異常稱曰

臣子同貫若之何不厚先是司徒韓演在河內志在

無私舉吏當行一辭而已。恩亦不及其家。曰我舉若

可矣。豈可令徧積一門。故當時論者議此二人。景後

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朝

廷。以景素著忠正。頃之復引拜尚書令。蔡質漢儀曰

景以尺一詔召司隸校尉左雄請臺對詰。雄伏於廷

出覆面與三日。期賊便擒也。遷太僕衛尉。六年代劉

寵為司空。是時官任人。及子弟克塞列位。景初視

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奸猾。自將軍牧守以下免者

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侯覽。劉攽曰

案覽本傳

高鄉侯今此載其侯爵即當云高東武

鄉侯若載其本縣名則非例也。蓋誤二高鄉字。

陽侯其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視事二年。以地震

策免。歲餘復代陳蕃為太尉。建寧元年。夢以豫議定

策立靈帝。追封安陽鄉侯。長子崇嗣。至其陵相。其陵

相也。理即中子忠少。歷列位。累遷大司農。吳書曰忠

章帝曾孫忠子暉。前為洛陽令。去官賜歸。兄弟好

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常百餘乘。及帝崩。暉聞京

師不安。來候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忠

後代皇甫嵩為太尉。錄尚書事。以災異免。復為衛尉。

從獻帝東歸洛陽

贊曰袁公持重誠單所奉也單盡也惟德不忘延世承寵

孟侯經博侍言帝幙稜榮事君志同鸛雀左傳曰見無禮於其

如鷹如者誅之如鷹之逐鳥雀也

後漢書卷之七十六

郭躬陳寵列傳第三十六

郭躬字仲孫潁川陽翟人也家世衣冠父弘習小

前書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列于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為御史大夫

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至

為其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

十五卒于公東海人丞相于定國父也為郡決曹決獄平僎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見前書也

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郡吏辟公府

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

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

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

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

續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

軍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書音義曰大將軍今彭專

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

軍或即為斧鉞於法不有衣之帝從躬議

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

兄重而滅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

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也

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

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也如砥

君子不逆詐論語孔子之言君丁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

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坐法免後三遷元和三年拜

為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

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

皆施行著乎令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

郭躬傳

前滅死罪一等勿答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

竟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滅死罪使戍邊者重人

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

得言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

罪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

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答詣金城以

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躬奏謝

多所生全永元六年卒官中子恠亦明法律

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

字桓鍾少修家業辟太尉府再遷延光中為尚書

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

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以成大功事在宦者傳再遷

尚書令太傅三公奏鎮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奸黨殄

滅宗廟以寧功比劉章。章齊王肥子也高帝孫誅宜

顯爵土以勵忠貞乃封鎮為定潁侯食邑二千戶拜

河南尹轉廷尉免永建四年卒於家詔賜冢塋地長

子賀當嗣爵讓與小弟時而逃去積數年詔大鴻臚

下州郡追之賀不得已乃出受封累遷復至廷尉及

賀卒順帝追思鎮功下詔賜鎮謚曰昭武侯。賀曰：成
 侯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儔許其少明反。
 習家業兼好儒學有名譽。延熹中亦為廷尉。建寧二
 年代劉寵為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
 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
 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
 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李高
 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
 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

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

○劉攽曰：案卜葬及何關醫事明衍。

子訴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

名為明法之家。初肅宗時司

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卹諱忌。

卹憂也。每入宮舍輒更

繕脩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

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

三葉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

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

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

鄉亭。陰陽書歷法曰歸忌日四孟在丑四仲在寅四季在子其日不可遠行歸家及徙也。年老

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忌禁者，多談為證焉。罔無也

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言人離散犯法，乃自上之所為，非下之過。當哀矜之，勿以得情為喜也。見論語。夫不

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

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

必察焉。左傳曰：小大之獄，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雖不能察，必以情。

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狀以貪情。秦彭孫章不死，為推己亡命得

減為貪情也。法家之能慶延于世，蓋由此也。

全點布酒 小免誣語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也。浚縣名，故城在今泗州。曾

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多

改漢制，咸心非之。及莽因呂寬事誅不附己者，何武

鮑宣等。平帝時，王莽輔政，隔絕平帝外家，不得至京。師莽子宇恐帝長大後見怨，教帝舅衛寶令

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許。宇與婦兄呂寬謀以為莽不可說，而好鬼神，乃夜以血灑莽第門，以驚懼之事覺

並誅死。何武為前將軍，王莽先從武求舉武，不敢。鮑

宣為司隸，免徒之上黨。呂寬事起，莽案鞫，并誅不附

己者武與宣坐見誣。中皆被誅，並見前書。咸乃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幾者事之微吉凶，先見者逝往也。即乞骸骨

去職。及莽篡位，召咸以為掌寇大夫，謝病不肯應。時

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

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應劭風俗通曰共工之

家火行盛於午故以午日為祖也臘者歲終祭眾神

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

於戌故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平其

用戌日也後莽復徵咸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

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

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為

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少為州郡吏辟司

徒鮑昱府是時三府掾屬專尚交遊以不肯視事為

高寵常非之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

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續漢志曰三公掾屬二

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眾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

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因緣謂依

重也寵為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

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為法三遷肅宗初為尚書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

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

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事見左

夫聲尚書舜典之辭也故唐堯著典告災肆赦也尚書舜典之辭也告過

子辭也故唐堯著典告災肆赦也尚書舜典之辭也告過

誤有害當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

緩赦也也周公作戒勿誤庶獄尚書立政之辭也言

惟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

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奸慝奸慝既平

必宜濟之以寬濟益也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

弘崇晏晏晏晏溫和也尚書考靈而有司執事未悉

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笏格酷烈之

痛笏即撈也古字通用聲類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

之文或因坐行私逞縱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

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喬之仁

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

也大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罰得則奸邪止賞得

則下歡悅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產之相鄭乎推

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

非小疵家給人足固固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

涕三月不聞琴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曰

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而人

相體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又不死臧孫慙而避位

終身不出見新序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優優和也方今聖德

克塞假于上下假至也音格宜隆先王之道蕩滌頹

詩之法輕薄筮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

陳寵傳

祿。納龍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鉗鑽諸

鑿。酷之。刑。蒼頡篇曰。鉗持也。說文曰。鉗鐵鉏也。其炎

鑽。音作。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

于令。文致謂前人無罪。又傳致於法中也。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漢

舊事。斷獄報重。嘗盡三冬之月。報論也。重。死刑也。是時帝始

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

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

致災。早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

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于芸荔之應。通

封驗。自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于生月。令仲冬。日

短。至。陽。手。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射。音。夜。即。今。之

鳥。屬。也。芸。香。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蕩。動。也。仲。冬。一。陽。

又。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天。以。為。正。周。以。為

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天。以。為。正。周。以。為

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天。以。為。正。周。以。為

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天。以。為。正。周。以。為

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天。以。為。正。周。以。為

春。正。春。皆。始。也。十。一。月。萬。物。微。而。天。以。為。正。周。以。為

陳寵傳

八

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通用周環無窮故曰

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

陽氣故周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

物如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為歲色尚白雞

鳴為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

其業夏以人正為歲色尚黑平旦為朔故曰三微王

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

假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

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

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

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明大刑畢在立冬也

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寧事欲靜以備陰陽

之所定也。劉敞曰案文并注意孟當作仲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

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

以為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

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

之災害自為他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

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

月草謂創造之也論決也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

違言蕭何不論天地之正及殷周之春實乖正道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

允信也中正也言信執中正之道語見尚書華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尚書

陳寵傳

九

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

斷獄敬承天意奉順三微也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正

所以通三統也。何休注云：二月三月皆正月者，二月殷正月，三月夏正月也。聖功美業，不

直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寵性周密，常稱人臣

之義，昔不畏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唯在

公家而已。朝廷器之。器重也皇后弟侍中竇憲臣賢案：竇后紀

及憲傳並云：竇憲后兄薦真定令張林為尚書，帝以

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深恨。寵

林卒被用，而以滅汗抵罪，及帝崩，憲等秉權，常銜寵

乃白太后，令典喪事，欲因過中之黃門侍郎鮑德書

敬寵說憲弟夏陽侯瓌曰：陳寵奉事先帝，深見納任，

故久留臺閣，賞賜有殊，今不蒙忠能之賞，而計幾微

之故。幾微言微細也誠傷輔政容貸之德，瓌亦好士，深然之

故得出為太山太守，後轉廣漢太守，四州豪右并兼

更多姦貪，訴訟日百數，寵到顯用，良吏王渙、鐔顯等

以為腹心。鐔音徒南反訟者日減，郡中清肅。先是洛縣城

南，洛縣名，故城在今益州雒縣南也。每陰雨，常有哭聲，聞於府中，積

數十年，寵聞而疑其故，使吏案行，還言世衰亂時，此

陳寵傳

程乃枯甘
仁人君子
是其主矣

下多死亡者而骸骨不得葬。儻在於是，寵愴然矜歎。即勅縣盡收斂葬之。自是哭聲遂絕。及竇憲為大將軍，征匈奴，公卿以下及郡國無不遣吏子弟奉獻。遣

者而寵與中山相汝南張郴。光武子中山王焉相也。東平相應

順。東平王蒼孫。守正不阿。後和帝聞之，擢寵為大司

農。郴太僕，順左馮翊。永平六年，寵代郭躬為廷尉。性

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為奏。每遇經與務

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敝於此步

裏，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鈎猶勦也。

校其新賦
後為甫
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玄

儀有三千也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

刑之所取法禮之人刑以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

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

名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

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

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

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

陳寵傳

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考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遷大鴻臚，寵歷二郡三卿，所在有迹，是稱當時。十六年代徐防為司空，寵雖傳法律而兼通經書。奏議溫粹，號為任職相。在位三年，薨以太常南陽尹勤代為司空。勤字叔梁，篤性好學，屏居人外，荆榛生門。時人重其節，後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五百戶。

初元平以雨水傷稼，免就國，病卒，無子。國除。

于忠

忠字伯始，京兆中。辟司徒府，三遷廷尉正。正廷尉屬官也。秩千石。以才能有聲，稱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立簡機。

密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尊。成帝置五尚書，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也。

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

除漢法溢於南刑者未施行。上音時。掌反。及寵免後，遂寢

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二條

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蠶室

宮刑名也。或云答刑也。音奇。敗反。作答室。蓋久如鑿室。說文曰。答。駮牛也。駮音籍。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鑿室也。解臧史三世祭銅。狂易殺人。得減重論。謂狂而易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及鄧

太后崩。安帝始親朝事。忠以為臨政之初。宜徵聘賢。才以宣助風化。數上薦隱逸。及直道之士。馮良。周燮。

杜根。成翊。世之徒。於是公車禮聘。良燮等。後連有災。與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冬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

事。慮言事者必多。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

意曰。臣聞仁君廣山。大納切直之諫。左氏傳曰。川澤納于

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

害。史記曰。趙簡子有臣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曰。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眾人之唯唯。不如

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

譬。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

走出。高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

也。上笑不之罪。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文帝幸慎夫

同坐。後幸上林。慎夫人從。盎為中郎將。却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坐。帝亦起。盎前說曰。陛下為慎夫人適

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

正。武帝為館陶公主。私人董偃置酒宣室。東方朔為法度之正。不得入焉。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元帝耐祭

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當車免冠諫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汗車輪帝乃從橋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

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

謁而不通罪至死此已上皆見新序今明詔崇高宗之德高宗

殷王武丁也有雉登鼎耳而雖懼而修德位以永年推宋景之誠史記曰宋景公時災感之

皆下蓋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遷三舍也引咎克躬

諸勸羣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

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羽世為尚書郎也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

嘉言異策官輒納用加其管穴管穴言小也文記扁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

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

垂省覽特選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

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延後位至太尉謝承書曰延字君子

斬縣人也少為諸生明於五經星官風角靡有不綜

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常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

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父以養其母是

其賢者下車輪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常侍江京

李閏等皆為列侯共秉權任帝又愛信阿母王聖封

為野王君忠內懷懼憊而未敢陳諫乃作摺紳先生

論以諷文多故不載摺紳也紳大帶也自帝即位以後頻遭

元二之厄元二解見鄧騭傳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

飾匿莫肯糾發更相文飾隱匿盜賊也忠獨以為憂上疏曰臣

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

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篴是以明者慎微

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云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雅也言詭誑委墮之人不可縱宜罪之則謹勅不善之

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

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

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彊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

必羣必生大奸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

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飲音陰食音寺而頃者以

來莫以為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

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

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說文曰踏小步

也言跼身小步畏吏之甚也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

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迫也或出私財以

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宥發露陵遲之漸遂

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寇攘寇盜攘竊也尚書曰無敢寇攘也○劉攽

曰秦文勢為寇攘誅不成文理當有一通字前年渤海張伯路可為至戒

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

舊科以防來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

一發部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吏謂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尉貶

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

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評文切

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奸慝頃季夏大

暑而消息不協前書音義曰息卦曰太陽消卦曰太陰其餘雜卦曰少陰少陽寒氣

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

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

有讜言以承天誠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來

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

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徑令得葬送

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祝或作祝○劉

嚴曰案文祝當作役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

制約儉也孝文皇帝崩遺詔薄葬以日易月凡三十六日釋服後以為故事光武皇帝絕

告寧之典

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古曰告凶曰告寧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吏二千石有予告

賜告予告在官有功法所當得也賜告病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帶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疾也

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

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

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

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

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

非也臣行之禮也

自此已上至臣有大喪並公羊傳之文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遭喪

君使之從軍騫乃要經而服以從軍役事了退家後位喪次極盡私恩故君使之雖非臣從君命有禮也

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

矣惟壘之恥小雅蓼莪之詩也蓼莪長大貌也莪蘿

以為蒿也其詩曰蓼莪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瓶之罄矣惟壘之恥注云瓶小而罍大也罄

盡也瓶小而盡壘大而盈言為壘恥者刺幽王不使富分貧衆恤寡也

言已不得終竟

子道者亦土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

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論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人未

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

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願復

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典雖承衰敝而

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藉田之耕起於孝文文帝二年詔曰

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藉田也孝廉之貢發於孝武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

廉郊祀之禮定於元成元帝成帝時匡衡韋玄成定迭毀郊祀之禮也三雍

之序備於顯宗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大臣終喪成

乎陛下謂安帝詔大臣得行三年喪也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

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

運於掌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易也

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恩揆度臣子之心願

內咸得其所其陵安帝母陵陵在清河故言北望也宦豎不便之言

寢忠奏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為僕射

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伯榮帝乳母王

聖女也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又

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臣聞位非

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

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

臣司司怨莫以為負徂音女九反詩曰將叔無徂注云徂音也言屢被恩貸不以災

變為憂負也故天心未得隔并屢臻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

陳忠傳 十八

極亡凶并音必姓反青冀之域淫雨漏河也漏益徐岱之濱海水

盆溢允豫蝗蝻滋生子也荆揚稻收儉薄并凉二州

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

將空杵柚謂機也小雅大東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也臣聞洪範五事一曰

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洪範五行傳辭春秋

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慢貴倖

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以不得親

奉孝德皇園廟孝德皇安帝父清河王慶也比遣中使致敬阜陵

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朱軒車使者所乘駟並也然臣

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

為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怖謹

責或邪詔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時徵役

無度儲責也時具也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

匹頓踣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河間王開安帝叔也

清河有陵廟之尊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及剖符大臣皆

猥為伯榮屈節車下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

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

必起於此引証明切督韓媽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

後漢書

陳傳

十九

為一拜而媯受毆刀之誅

韓媯弓高侯之孫也得幸於武帝武帝獵上林中先

使媯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伏謁道傍媯驅不見王怒為皇太后泣言太后

術之後媯出入永巷以奸聞太后賜媯死也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

剛之位太元猶乾元也易曰大哉乾元也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

復令女使于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奸

石顯字君房少時坐法腐刑為中書令元帝委以正

事公卿畏之重足一迹顯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問已乃取一言為驗上嘗使至諸宮徵發先白上恐漏

盡宮門閉請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詔開宮門

後果有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顯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者

唯明主能知之上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鄭

以為然而憐之

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諫爭帝不許尚書令趙直

詔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上怒下崇獄死獄中

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哀帝時博為丞相

馬傅喜哀帝怒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鳳為大將軍專權驕僭王商為丞相論議不能平鳳

陰求商短使人上書告商閨門內事商坐免王商宜

帝舅樂昌侯王武之子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決

於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霽

止霽亦止也四方眾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時三府任輕

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切責也忠以

為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

陳忠傳

二十

忠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也

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

在輿為下御坐為起

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立乃坐

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下輿立乃升車

入則參對而議政事

出則監察而董是非

董督也

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

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有所興造

言不廣也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諺平典而誨讎日聞罪足

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衷

衷字伯仁廬江人也今者災異

切讓三公咎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

方進方進白引卒不蒙上天之福

成帝時災守心議邪李尋奏記丞相翟方進曰唯君侯盡節

博內方進憂不知所出有郎賁麗善為星言大臣宜

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養牛上尊酒

徒乖宋景之誠所見前文言景公有災身自

引咎成帝不然故曰徒也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

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

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

下防威福置方貲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

衡秤衡也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忠意常在褒崇大

鈞四鈞為石也

陳忠傳

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
 所建奏頃之遷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
 中官外戚賓客近侍憚之不欲忠在內明年出為江
 夏太守復留拜尚書令會疾卒初太尉張禹司徒徐
 防欲與忠父寵共奏追封和熹皇后父護羌校尉鄧
 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以此二
 府議又訓迫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於虎
 門即將鄧隲寵不從隲心不平之故忠不得志於
 朝遂致此等敗眾庶多怨之而忠教上疏留成其志
 遂貶勅大司農朱寵順帝之為太子廢也諸名臣來
 歷祝諷等守闕固爭時忠為尚書令與諸尚書俱奏
 劾奏之及帝立司隸校尉虞詡追奏忠等罪過當世
 以此譏焉

論曰陳公居理官則議獄緩死相幼主則正不僭寵

○劉敞曰案文不當作下謂臣下之僭寵也然陳寵
 無正僭寵之事陳忠乃有言伯榮疏論說似誤也

可謂有幸相之器矣忠能承風亦庶乎明慎用刑而
 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聞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
 失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

所請也

贊曰陳郭主刑人賴其平籠矜枯齒躬斷以情忠用

密損益有程

程品式也謂疆盜發貶黜令長各有科條故曰程也

施于孫子

且公且卿

施延也音羊豉反

後漢書卷之七十六 終

後漢書卷之七十七

班梁列傳第三十七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徐令彪之少子也為人有志不修細節然內孝謹居家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

口辯而涉獵書傳

涉如涉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

春秋多所窺覽

永平五年兄固被召詣校書郎

校書郎解見班固傳超

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常

輟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傳介子張

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

傳介子北地人

元帝時使西域刺殺樓蘭王封義陽侯張騫漢中人
武帝時鑿空開西域封博望侯續漢書作久弄筆研
平華嶠書作久事 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
筆耕乎研音硯

志哉其後行詣相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一坐所尊則先祭酒
今稱祭酒相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指
尊敬之詞也

曰生燕頰馬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久之顯宗
問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

除超為蘭臺令史續漢志曰蘭臺令史六人秩百石掌書劾奏及印主文書後坐
事免官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

司馬將兵別擊伊吾戰於蒲類海多斬首虜而還伊吾

匈奴中地名在今伊州納職縣界前書固以為能
吾義曰蒲類匈奴中海名在敦煌北也

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本西域樓藍國也昭帝元鳳四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

年改為鄯善去陽關一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也備後忽更踈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

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
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

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
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
也曹董欲立大功以求富貴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

一時倉猝
失死之計

後漢書 班超傳 二

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
 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
 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
 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
 虜則鄯善破膽功成事立矣眾曰當與從事議之超
 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
 死無所名非壯士也眾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
 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
 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噪虜眾驚亂超手格殺三人更兵斬其

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眾百許人悉燒死

東觀記曰斬得匈奴

節使屋賴帶副使

比離支首及節也明日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既而色

動超知其意舉手曰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手

恂乃恍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

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還奏於竇固固大喜具

上超功效并求更選使使西域帝壯超節詔固曰吏

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選乎今以超為軍司馬令遂

前功超復受使固欲益其兵超曰願將本所從三十

餘八足矣。如有不虞，多益為累。是時于寘王廣德新

攻破莎車，遂雄張南道。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

里南與婁羌西與姑墨接

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至玉門陽關有兩道從

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 遣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寘，廣德禮意甚踈，且

其俗信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駟馬，急求

取以祠我。廣德乃遣使就超請馬。續漢及華嶠書駟

字並作駟說文馬 取馬有

須。巫至，超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

淺黑色也音京端反

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

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

超。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時龜茲王建為匈奴

所立，倚恃虜威，據有北道，攻破疏勒，殺其王。龜茲國

城去長安七十四百八十里南與精絕東與且末北

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前書音義龜茲音丘慈今龜音

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自車師前王庭隨北

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疏勒國居疏勒城去長

安九千三百 而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明年春，超

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繁橐城九十里，逆遣吏

田慮先往降之。勅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

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既到，兜題見慮輕弱，殊

無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毘題左右出其不意，皆驚懼奔走。慮馳報超，超即赴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續漢書曰：求得

故王兄子榆勒立之，更名曰忠也。國人大悅。忠及官屬皆請殺毘題。

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

怨。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焉耆國居員渠城，去長安七二三百

至，計與焉耆接。遂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

數發兵攻疏勒。姑墨國王居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百五里。超守槃橐城。

與忠為首，尾士吏單少，拒守歲餘。肅宗初即位，以陳

睦新沒，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超。超發還疏勒

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弃我，我必復為龜茲

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

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

超，馬脚不得行。超恐于寘終不聽，其東又欲遂本志，

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而與尉

頭連兵。尉頭國居尉國，去長安八千六百超捕斬

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建初三年，超

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

疏勒

疏勒

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超護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臣平諸

國臣猶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

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

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

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

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

騫弃身曠野谷吉長安人承之父也元帝時為衛司

馬使送到支單于侍子為支所殺張

騫武帝時為郎使月氏為匈奴所閉留之符魏絳列

十餘歲乃亡走大宛窮急即射禽獸給食如晉因魏絳納虎豹

大夫尚能和輯諸戎魏絳晉大夫晉悼公時山戎

之度請和諸戎公悅使魏絳使孟樂况臣奉大漢之威而無

盟諸戎等見左傳輯亦和也為鉞方鉞刀為鉞前

鐵刀一割之用乎賈誼曰莫邪為鉞方鉞刀為鉞前

此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前書曰

王為昆弟夫人結為昆弟則是斷匈奴右臂也哀帝

特劉歆上議曰武帝時立五屬國起朔方伐朝鮮起

玄扈樂浪以斷匈奴之右臂也西伐太死今西域諸

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化向西域傳曰自條支國乘水

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

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厄自孤守疏勒

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

班超傳

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領可通效猶驗也西河舊事曰葱

領山其土多葱葱因以為名葱領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

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

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前書曰是錯曰

以擊夷攻蠻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

比敦煌鄯善間也敦煌今涼州縣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

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温宿國王居温宿城去長安八

千三百五百里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

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

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

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詩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前書兒寬傳曰

臣寬再拜上千萬歲壽薦勲祖廟布大喜於天下薦進也勲功也左氏傳曰

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

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為

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

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番音潘下同亦復

反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

餘級多獲生口超既破番辰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

後漢書 班超傳 七

疆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

以公主烏孫國居赤谷城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

孫贈送甚盛烏孫以為右夫人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西域傳曰宣帝即位烏孫

遣使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侵擊烏孫欲隔絕漢烏

孫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以救公主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烏孫

以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四萬餘級馬

牛羊七千餘萬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拜超

為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將兵長史解見和帝紀平帝元始二年使謁者大司

馬掾持節行邊兵遣執金吾侯東茂假以鉦鼓古今

樂錄曰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唯

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

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將軍萬人將軍得之在俗

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拆楊柳黃單

于赤之楊望行人十曲劉熙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

童然蔡邕月令章句曰羽鳥翼也以為旌幢麾以徐

也橫吹麾幢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言假

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賜大小

昆彌以下錦帛前書曰烏孫國王先號昆莫名獵驕靡後書昆彌云後代取昆字靡彌聲

相近音有輕重耳昆莫既死子孫爭國漢令立元貴

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賜印綬故有小大昆

彌之號焉李邑始到于寘而值龜茲攻疏勒恐懼不敢前

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

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

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三至解見寇榮傳遂去其妻帝

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
 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今邑詣超受節度詔超
 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
 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
 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
 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內省不疚何邨人言疾病也邨憂也
論語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左氏傳曰快意
詩云禮儀不愆何恤乎人之言詩謂逸詩也
 留之非忠臣也明年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四人將兵
 八百詣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陰通使

疏勒王忠啖以重利

謂多以珍寶誘引之啖音徒反前書高祖

啗以利啗與啖同

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即城超更立其府

永成大為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積半歲而

康居遣精兵救之超不能下是時月氏新與康居婚

相親超乃使使多齎錦帛遺月氏王令曉示康居于

康居王乃罷兵執忠以歸其國烏即城遂降於超後

二年忠說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

損中未詳東觀記作頓中續漢及華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

密與龜茲謀遣使詐降於超超

內知其對而外偽許之忠大喜即從輕騎詣超超密

勒兵待之。為供張設樂。

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酒行。乃叱吏縛

忠斬之。因擊破其眾。殺七百餘人。南道於是遂通。明

年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

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

將校及于寘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于

寘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

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

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微于寘。超知二虜已

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

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

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

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師子

續漢書曰符拔形似麟而無角。

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

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

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

但當收穀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

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

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

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死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茲姑墨溫宿皆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拜白霸為龜茲王，遣司馬姚光送之。超與光共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使光將尤利多還詣京師。超居龜茲，他乾城徐幹屯疏勒，西域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沒，都護懷二心。其餘悉定。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至尉犁界而還。

說焉耆尉犁危須曰：都護來者，欲鎮撫三國，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已下。大人謂其酋豪事

畢即還，今賜王綵五百匹焉耆王廣遣其左將非鞬又奉生酒迎超。鞬音九言反超詰鞬支曰：汝雖匈奴侍子，而今秉國之權，都護自來，王不以時迎，皆汝罪也。或謂超可便殺之。超曰：非汝所及，此人權重於王，今未入其國而殺之，遂令自疑，設備守險，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賜而遣之。廣乃與大人迎超於尉犁，奉獻珍物焉耆國有華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

後漢書 班超傳 十一

超更從他道屬度

由帶以上為屬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也

七月晦到焉

者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

○劉攽曰案文正當作止

廣出不意

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者左候元孟先嘗

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

大會諸國王因揚聲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者王廣尉

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其國相腹久

等十七人懼誅皆亡入海

十七字本或為七十

而危須王亦不

至坐定超怒詰廣曰危須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緣

逃亡遂叱吏十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言京

師因縱兵鈔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

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元孟為焉者王超留焉者

半歲撫慰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

明年下詔曰往者匈奴獨擅西域寇盜河西永平之

末城門晝閉先帝深愍邊氓嬰懼寇害乃命將帥擊

右地破白山臨蒲類

西河舊事曰白山之中有好木匈奴謂之天山去蒲類海百里

郭義恭廣志曰西域有白山通歲有雪亦名雪山破白山見明紀也

取車師城郭諸國

震懼響應遂開西域置都護而焉者王舜舜子忠獨

謀悖逆恃其險隘覆沒都護并及吏士先帝重元元

之命憚兵役之興故使軍司馬班超安集于寘以西

超遂踰葱嶺迄縣度

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懸絕而過也其處在皮山

國以西尉賓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

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

心而致天誅蠲宿恥以報將士之讐

致猶至也蠲除也

法口賞不踰月欲人速視為善之利也其封超為定

遠侯邑千戶

東觀記曰其以漢中郡南鄭之西鄉戶千封超為定遠侯故城在今洋州西鄉

南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疏曰臣聞

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

禮記曰大夫封於營

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君子口樂樂其所自生禮

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鄭玄注

曰正丘首丘代郡名在趙北韓詩外

傳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也

夫周齊同在中

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

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

案前書曰匈奴其俗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

健錢老

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寡弃

捐管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

銀護西域

金銀謂印也金印如白以壽終屯部誠無紫綬銀印青綬也

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

所恨然恐後世或各臣為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

郡但願生入王門關

王門關屬敦煌郡今沙州也去長安三千六百里關在敦煌縣

後漢書

西北酒泉今肅州也去長安一千八百五十里也

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

遣子勇隨獻物入塞

東觀記曰時安息遣使獻大及

及

臣生在令勇日是中土而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亦上

書請昭曰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

功特蒙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

臣所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

效會陳陸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

諸國因其兵衆每有攻戰輒爲先登身被金夷

夷傷也

不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

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子衆皆已

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

不仁

不仁猶不遂也

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

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

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奸宄之源生逆

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

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弃忠

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

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

踰進也高祖踰謂黠布曰何苦而反

妾竊

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

周禮卿大夫職曰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

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征謂賦稅從征役也詩

外傳曰二十行役六十免役與周禮國中同即知

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野即六十有五

於國中五年七尺謂二十六尺即十五也此言十五受

兵謂據野外為言六十還之據國中為說也○劉攽

曰注即知一與周禮七尺同禮國中六十免役案

文一字當作二十又下文禮國中皆云周禮國中亦

有休息不任職也緣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

歡心不遺小國之臣况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

為超求哀旬超餘年刊乞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

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待長蒙文王葬

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葬骨解見明紀以子方魏文

曰少盡其力老而弃之非仁也詩云民亦勞止汔可

於是收而養之事見史記也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也汔其也康綏皆

然後乃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

安四方

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哀

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蒙趙

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懼

括敗先請得不坐事見史記衛姬

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謀伐衛妾愚戇不知大

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超在西域三

十一年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
 曾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
 月卒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弔祭贈賙甚厚子
 雄嗣初超被徵以戎已校尉任尚為都護○劉攽曰
 有戎校尉案是時但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
 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
 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
 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
 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

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

家語孔子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宜

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

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

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有三子長子雄累遷

屯騎校尉會叛羌寇三輔詔雄將五營兵屯長安就

拜京兆尹雄卒子始嗣尚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

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

牀下始積怒永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

同產皆弃市超少子勇

勇字宜僚少有父風永初元年西域反叛以勇為軍
 司馬與兄雄俱出敦煌迎都護及西域甲卒而還因
 罷都護後西域絕無漢吏十餘年元初六年敦煌太
 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車師前王及
 鄯善王皆來降班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遂共
 攻沒班進擊走前王略有北道鄯善王急求救於曹
 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報索班之恥因復
 取西域鄧太后召勇詣朝堂會議先是公卿多以為
 宜閉玉門關遂弃西域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

奴彊盛兼總百蠻以逼障塞於是開通西域離其

與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篡盜徵

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

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

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乃命

虎臣出征西役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虢虎故匈奴遠遁邊境得

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

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

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

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及已。况今府藏未克，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問勇曰：今立副校尉，何以為便？又置長史屯樓蘭。

何善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

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

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

王尤還，尤還王名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

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撫其心。

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鐙顯廷尉棊母參司隸校尉崔

據難曰：朝廷前所以弃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

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

覆，班將能保非虜不為邊害乎？以勇為軍司馬故以將言將音子亮反

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奸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必弱。則為患微矣。○劉放曰。案文此句多一必字。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弃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復有晝閉之微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抱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

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財費。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千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

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
 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
 鈔河西大被其害延光二年夏復以勇為西域長史
 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柳中今西州縣明年正月勇至樓蘭
 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
 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
 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
 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
 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

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軍就
名也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
 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恥傳首京師
 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勇又使別
 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為王且音子余反於是
 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
 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
 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
 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

于引去後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
 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城郭皆安唯焉耆王
 元孟未降二年勇上請攻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
 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河西四郡金城因發
 諸國兵四萬餘人分騎為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
 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
 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首虜二千餘人元孟
 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元孟竟
 不肯面縛唯遣子詣闕獻朗遂得免誅勇以後朗徵

下獄免後卒于家

梁慄字伯威

慄音勤

其地弋居人也

弋居縣名郡國志曰有鐵官

父

諷歷州宰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除諷
 為軍司馬令先齎金帛使北單于宣國威德其歸附
 者萬餘人後坐失憲意髡輸武威太守承旨殺
 之竇氏既滅和帝知其為憲所誣徵慄除為郎中慄
 有勇氣常慷慨好功名初為車騎將軍鄧鴻司馬再
 遷延平元年拜西域副校尉慄行至河西會西域諸
 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慄將河

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慳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禧博守他乾城。它乾城小。慳以為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慳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人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慳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眾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產數萬頭。龜茲乃定。而道路尚隔。檄書不通。歲餘朝廷憂之。公卿議

者以為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永初元年遂罷都護。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迎慳。禧博及伊吾盧柳中屯田吏士。二年春還至敦煌。會眾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慳留為諸軍援。慳至張掖日勒。

日勒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州刪丹縣東南 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殺略吏人。慳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

縣名屬張掖郡故城在今甘肅州張掖郡百北也 虜遂散走。其能脫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慳降。並慰譬遣還

故地。河西四郡復安。慳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

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

美陽縣名

故城在武功縣北七里於其所置關

。懂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

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

數墮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冬，南

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

事中郎將龐雄爲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緣邊十

郡兵二萬餘人。

緣邊十郡謂五原、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代郡、上谷、漁陽、遼西、右北平。

又

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懂行度遼

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與鞬日逐王破之。單

于乃自將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

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懂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

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

帥，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

七八千騎迎攻，圍懂。懂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

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

曼柏，縣名，屬五原郡。

暴疾不

能進，遣龐雄與懂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

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左與鞬日逐王詣懂乞降。懂乃

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會熙卒

于師即拜。懂度遼將軍。龐雄還爲大鴻臚。雄巴郡人。有勇略。稱爲名將。明年安定北地上郡皆被羌寇。殺貴人流。不能自立。詔懂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徒扶風界。懂即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僅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明年校書郎馬融上書訟。摩與護羌校尉龐參有詔原刑。語在龐參傳。會叛羌寇三輔關中。盜賊起。拜懂謁者。將兵擊之。至湖縣病卒。何熙字孟孫。陳國人。少有大志。永元中爲謁者。身長

八寸五尺。善爲威容。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偉之。擢爲御史中丞。歷司隸校尉。大司農。及在軍。臨歿遺言。薄葬。三子臨瑾。阜臨瑾。並有政能。阜俊才。早歿。臨子衡。爲尚書。以正直稱。坐訟李膺等下獄。免官。廢于家。

論曰。時政平。則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懂。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勒勳于後。亦一時之

志士也

贊曰定遠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葱雪咫尺龍沙葱嶺三山

白龍堆沙漠也八寸曰咫坦步言不以爲艱咫尺言不以爲遠也懂亦抗憤勇乃負

荷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其荷言勇能繼超之功業

後漢書卷之七十八

楊李翟應霍爰徐列傳第三十八

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

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終上白

記以爲斷獄煩苛所致太守乃令終賦雷電之意而奇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

書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爲廣陵楚淮陽濟南

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曰臣

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鄭出奔宋公羊傳曰畔也曷爲不言畔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

後漢書 楊終傳

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諱為之 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前書音義

曰父族母族妻族也高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孥太宗文帝也史記曰文帝德至盛也豈不仁哉除去收孥相坐之律也 萬姓廓然蒙被

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

九年久旱災疫未息災字或作牛疫病也躬自菲薄廣訪失得

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

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引

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

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

已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眾庶元

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性也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尚書盤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人咨胥怨何況去中土之肥饒庚序曰

寄不毛之荒極乎毛草也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

西至于邠國南至于濮鈇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言不毛荒極直論遠耳非必此地也且南方

暑濕障毒互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

矣陛下留念省察以濟元元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

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

楊終傳

二

等難倫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
宜回異終復上書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

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

以介鱗易我衣裳

元帝初元三年珠崖郡反待詔買捐之以為宜棄珠崖救人饑餓乃

罷珠崖郡光武二十一年鄩善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

子厚加賞賜介鱗喻遠夷言其人與魚鱉無異也衣裳謂中國也楊雄法言曰珠崖之絕捐之之力也否

則鱗介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

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毀泉

臺何以書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而已毀之勿居而已矣

襄公作三軍昭公

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

公羊傳曰

襄公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河二卿也昭公五年傳曰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也言舍之與留量也

宜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帝從

之聽還徙者悉罷邊屯終又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

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羣

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於是

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

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

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貫出乃得與於白虎觀

馬與音後受詔刪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時太后兄

衛尉馬廖謹篤自守不訓諸子終與廖交善以書戒

之曰終聞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

而誅事見陸賈新語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驕奢故

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逸詩曰皎皎白貌也墨

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故染不可不慎也上智下愚謂之不移中庸之

流要在教化春秋殺太子母弟直稱君其惡之者坐

大獄也公羊傳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易為直稱晉侯曰以殺其太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明其

明大戴禮曰古者八歲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又曰為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禮記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也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

以道其志漢興諸侯王不力教誨多解禁忌故有亡

國之禍而乏嘉善之稱今君位地尊重海內所望豈

可不臨深履薄以為至戒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子廖

防及光俱為黃門郎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也既無長君退讓之風

文帝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此兩人所出微絳灌等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之居長君少君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而要結輕狡無行之客縱而莫誨視

成任性馬防傳曰兄弟貴盛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數百餘人皆為食客也四 鑒念前世

楊終傳

可為寒心。君侯誠宜以臨深履薄為戒。廖不納。于豫後坐縣書誹謗。縣音懸廖以就國。終兄鳳為郡吏。太守

廉范為州所考。遣鳳候。終終為范游說。坐徙北地。益部

考舊傳曰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於蜀物。故終自傷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帝東

巡狩。鳳皇黃龍並集。終贊頌嘉瑞。上述祖宗鴻業。凡

十五章奏上。詔賞還。故郡著春秋外傳十二篇。改定

章句十五萬言。永元十二年徵拜郎中。以病卒。袁山松書

曰侍中賈逵薦終博達忠直。徵拜郎中及卒。賜錢二十萬。

李法字伯度。漢中南鄭人也。博通羣書。性剛而有節。

和帝永元九年。應賢良方正對策。除博士。遷侍中。光

祿大夫。歲餘。上疏以為朝政苛碎。違永平建初故事。

宦官權重。椒房寵盛。又譏史官記事不實。後世有識

尋功計德。必不明信。坐失旨。下有司免為庶人。還鄉

里。杜門自守。故人儒生時有候之者。言談之次。問其

不合上意之由。法未嘗應對。友人固問之。法曰。鄙夫

可與事君乎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以上論語且子之言也。鄭玄

注云。無所不至。謂諂媚。邪媚無所不為也。孟子言夫仁者如射。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諸身而已矣。孟子公孫丑篇之言

也反諸身而已言克已自責不責人也

在家八年徵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改於舊出為汝南太守政有聲迹後歸鄉里卒于家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人也

雒屬廣漢郡漳山雒水所出南入瀕故城在今雒縣

前瀕音子由反

四世傳詩酺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以

報舅讎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仕郡徵拜議郎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政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

酺無一言無所及唯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

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為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

當應之

春秋保乾圖曰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去多技方詩書不用賢人仕

也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

移病謂作

文移而稱病也

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時安帝始親政事追

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

閻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臣聞微子佯狂而去

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

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

天履地

雷之發聲物皆同應言無是非者謂之雷同禮記曰毋雷同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也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

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

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祿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

改更社稷

神器謂天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竇憲出入禁中得幸太后圖為殺害帝

知其謀誅之鄧太后詔宮人告鄧悝鄧弘等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侍帝聞遂免鄧氏為庶人也豈

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

為狐豚豈可得哉

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

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欲為狐猪其可得乎此作豚不同也

夫致貴無漸失必暴

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

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

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

賈誼曰諺云前車覆後車誡也而朝

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訾訾更相佐附

詩小雅曰翁翁訾訾亦孔

之哀毛傳曰翁翁然患其上訾訾然不思稱職爾雅曰翁翁訾訾莫供職也訾音將徒反訾與訾古字通

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

韓詩外傳

曰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是為虎傅翼也

故孔子曰吐珠

於澤誰能不舍

春秋保乾圖曰臣功大者主威侵權并族害已姦行吐珠於澤誰能不舍

喻君之權柄外假則必競取以為已寶也吐猶出也

老子

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老子道經曰：魚不可脫於泉，國之利器不可示人。

上公注曰：利器謂權道也。理國權道不可以示執事之臣。

此最安危之極戒，社稷

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

左氏傳魯大夫御孫曰：儉德之恭，侈

惡之大也。

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皂囊。

文帝嘗欲作露

臺計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遂止。不作。又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或

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

至會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

來，日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

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

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

義，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定也。

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雍熙致

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坼天崩，高

岸為谷，修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害彌

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忠貞之臣，誅遠

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重。

孟子曰：公卿大夫

禮智信天爵也。

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

監部修

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

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不省而外戚寵臣咸畏惡之

延光三年出為酒泉太守叛羌千餘騎徙敦煌來鈔

郡界劉敞曰案文徙當作從酺赴擊斬首九百級羌眾幾盡威

名大震遷京兆尹順帝即位拜光祿大夫遷將作大

匠損省經用歲息四五千萬經常也屢因災異多所匡

正益都者舊傳曰時詔問酺陰陽失序水旱隔并其

設銷復興濟之本酺上奏陳圖書之意曰漢四百

年將有弱主閉門聽難之禍數在三百年之間宜升

歷改憲行先王至德要道奉率時禁抑損奢侈宣明

質樸以延四百由是權貴共誣酺及尚書令高堂芝

等交通屬託坐減死歸家復被章云酺前與河南張

楷等謀反逮詣廷尉及杜真等上書訟之事得明釋

卒於家益都者舊傳曰杜真字孟宗廣漢綿竹人也

酺酺後被繫獄真上檄章救酺繫獄答六百竟免酺難京師莫不壯之著援神鉤命解

詔十二篇援神契鉤命決皆孝初酺之為大匠上言

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

之事酺之此武帝大合天下之書武帝詔曰其令禮

言不知何據舉遺謂搜求遺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

弟子萬數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殿中兼

後漢書

翟酺傳

九

梁傳故言此六經也石渠閣名昭帝時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時詔無置弟子員以廣學者故言以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大學博士舍內外萬數也

講堂諸生橫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黜免後遂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黜立碑銘於學云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為河南尹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

華仲書曰

少給事郡縣為吏不私惡東平相賞罰必信吏不敢犯有母謝生於廳事室上事後母至孝眾以為孝感之應射實憲出屯河西刺史二千石皆遣子弟奉賂遺憲憲敗後咸被緹黜順獨不在其中由是顯名為將作大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汝南記曰華仲妻本是汝南鄧元義前妻也元義父伯考為尚書僕射元義還鄉里妻留事姑甚謹姑憎之幽閉公室節其飲食羸露日困妻終無怨言後伯考怪而問之時義子朗年數歲言母不病但苦飢耳伯考流涕曰何意親姑反為此禍因遣歸家更嫁為華仲妻仲為將作大匠妻乘朝車出元義於路傍觀之謂人曰此我故婦非有他過家夫人遇之甚酷本自相貴其子朗時為郎母與書皆不答與衣裳輒以燒之母不以介意意欲見之乃至親家李氏堂上令人以它詞請朗朗至見母再拜涕泣因起出母追謂之曰我幾死自為汝家所棄我何罪過生十子皆有才學中子疊江乃如此耶因此遂絕也

應奉傳

十

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奉少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謝承書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俱到京師訓自發鄉里在路晝頌暮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吏卒奴僕訓皆密疏姓名欲試奉還郡出疏示奉奉云前食潁川綸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不在疏坐中皆驚又云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奉賀賀時出行閉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示奉奉再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劉放曰奉少為上計吏許訓為計掾案吏當為史總言漢史皆吏別而言之不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袁山松書曰奉

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大將軍梁冀

言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

舉茂才先是武陵蠻唐山等四千餘人反叛執縣令

屯結連年詔下公卿議四府舉奉才堪將帥四府解

紀永興元年拜武陵太守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

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蠻俗坐公事免延熹中武

陵蠻復寇亂荆州車騎將軍馮緄以奉有威恩為蠻

夷所服上請與俱征拜從事中郎謝承書曰時詔奉

積惡放恣鑊中之魚火識湯盡當悉焦爛以刷國耻

朝廷以奉昔守南土威名播越故復式序重任奉之廢典期在於今賜奉錢十萬駁犀方具奉勤設方略

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奉其勉之

賊破軍罷，緄推功於奉薦，為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豪戚，以嚴厲為名。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

諫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于鄭。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

諫曰：不可。狄固貪，憚王又啟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漢立飛燕，成帝胤嗣

浪絕，母后之重，興廢所因，宜思閼雒之所求，遠五禁

之所忌。韓詩外傳曰：婦婦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娶也。逆家子不娶，廢人倫也。帝納其言，竟立竇皇后及黨

起奉，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

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諸公多薦舉，會病卒。子劭。

卒子劭

劭字仲遠。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字仲遠。續漢書文士傳作仲瑗。未知孰是。

○劉攽曰：注謝承書曰：應氏譜並云：案文多一曰字少。篤學博覽，多聞。靈帝時

舉孝廉，辟車騎將軍。何苗掾。中平二年，漢陽賊邊章

韓遂與羌胡為寇，東侵三輔。時遣車騎將軍皇甫嵩

西討之，嵩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

桓眾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以

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讎敵，若烏桓被發，則鮮

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還救，非唯無益於
 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
 靖募鮮卑輕騎五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鮮卑
 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而天性
 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至互市，乃
 求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計獲事足，旋
 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也。朝家猶國家也，公羊傳曰：
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
 尉上元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

卑征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滋多，為
 不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塗掠殘害。
 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掠人兵馬，得賞既多，不肯
 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之，邊
 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寇未殄，
 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為可募隴
 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賞。牢，稟食也，或作勞勞。
切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漸
 消之略，不可倉卒望也。韓卓復與劭相難，反覆於是

詔百官大會朝堂皆從劭議三年舉高第再遷六年
 拜太山太守初平二年黃巾三十萬衆入郡界劭糾
 率文武連與賊戰前後斬首數千級獲生口老弱萬
 餘人輜重二千兩賊皆退却郡內以安興平元年前
 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邪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
 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
 德並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初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
 元初次玉毋軍並請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應

劭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駁之據正
 有可存者其議曰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
 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
 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
 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副
 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
 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

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犯化之
犯亂之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
罪爲輕

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

阻持兵三傳

安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

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齊大夫子糾齊襄公之庶子也子糾與小白爭國子

糾被殺召忽其傅也遂死之論語孔子論召忽曰豈

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自自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

前書

為衛史大夫改更律令諸侯誼譁錯父鬪而并之曰

國氏安而鼂氏危矣遂飲藥而死史記曰趙母趙將

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奢死趙欲以括為將

括曰吾計決矣括母曰王終誓之即有不稱妾得無

王許諾及括敗王以母先言竟不誅也而研

引之以為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

鼂錯贊詞

慮耳言僕妾之與死者顧由無計夫刑罰威獄以類

天之震耀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

左傳鄭大夫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

游吉之語真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華不

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

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賔豈有次玉當

罪之科哉

周禮小司寇職鄭司農曰親宗室有罪先

請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

道藝者功謂有大勳也貴謂若今墨綬有

若乃小大

應劭傳

十五

以情原心定罪

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原心定罪解見霍詡傳

此為

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

為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又剛定律令為漢儀建安

九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

嫌疑明是非

禮記曰夫禮者決嫌疑明是非

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

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

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

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

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

或茲酷

或有也

今大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

惟新位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

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

都目五曹詔書

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漢

舊儀有常侍曹二千石曹戶曹主客曹三公曹也

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

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

復音復重音定容反

又集駁議三十篇

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

東即

觀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

之事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

自謂必合道衷

繫音烏衣反

心焉憤邑聊以藉手

音藉

子夜反

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

石緹紹十重夫覩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俗無

乃類旃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木琢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

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戰國策亦然今此乃云鄭人以乾鼠為璞便與二說不同此云乾

鼠彼云未腊事又差舛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又

齋七日端冕之衣鬻之以特牲革匱十重緹金十襲客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

別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豎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房之也緹音襲緹赤色緹也楚詞曰襲英衣兮

緹謂謂鮮

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菅蒯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蓋所以代賈也

左傳曰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

匱杜預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蕉萃憔悴古字通

是用敢露頊才廁

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綱紀國體宜洽時雍庶幾觀察

增闡聖聽唯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獻帝善之

二年詔拜劭為東鄉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

堊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

儀故書凡朝廷制及百官典式多劭所立初父奉為

司隸時並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

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撰風

後漢書

應劭傳

俗通以辨物類名號識時俗嫌疑文雖不典後世服其洽聞人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漢書皆傳于

時後卒于鄴弟子瑒並以文才稱華嶠書曰劭弟瑒字季瑜司空

瑒珣生瑒魏志曰瑒字德璉瑒弟璉字休璉咸以文章顯也中興初有應姬者生

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

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壘生彬武

峻太守彬生奉從事中郎奉生劭車騎將軍掾劭弟瑒司空掾瑒子瑒嘗操辟為丞相掾

霍譔字叔智魏郡鄴人也少為諸生明經有人誣譔

身宋光於大將軍梁商者以為亥刊章文坐繫洛陽

霍譔考困極譔時年十五奏記於商曰將軍天覆

厚恩愍舅光冤結前者温教許為平議雖未下吏斷

決其事已蒙神明顧省之聽皇天后土實聞德音竊

獨踴躍私自慶幸譔聞春秋之義原情定過赦事誅

意故許止雖弑君而不罪趙盾以縱賊而見書許止許悼

公之子名止也公羊傳曰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乎弑也許悼公是止進藥而殺是以君子

加弑焉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赦止者免止罪之辭也何休注云原止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

之是原情定過也又曰晉史書趙盾弑其君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太史曰爾為仁為義人殺爾君

而不討賊此非弑君如何此赦事誅意也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漢世所宜

遵前修也傳曰人心不同譬若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

同譬如面焉吾豈敢謂千面如吾面乎斯蓋謂大小窳隆醜美之形至

於鼻目衆竅毛髮之狀未有不然者也情之異者剛

柔舒急倨敬之間至於趨利避害畏死樂生亦復均

也諸與光骨肉義有相隱言其冤濫未必可諒且以

人情平論其理光衣冠子孫徑路平易謂遵依常轍無所規求也

位極州郡日望徵辟亦無瑕穢纖介之累無故刑定

詔書欲以何名就有所疑當求其便安豈有觸冒死

禍以解細微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鴆毒未入腸

胃以絕咽喉豈可為哉史記蘇秦曰飢人之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以其愈充腹

而與餓死者同患也附子烏喙根同而狀異也昔東海孝婦見枉不辜幽靈

感革天應枯旱前書曰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

孝婦養我勤苦我老久累丁壯乃自經死姑女告吏曰婦殺我母吏驗之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太守

竟論殺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自祭孝婦墓天立大雨歲熟光之所坐情既可

原守闕連年而終不見理呼嗟紫宮之門泣血兩觀

之下天有紫微宮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宮象而為之兩觀謂闕也傷和致災為

害滋甚凡事更赦令不應復案夫以罪刑明白尚蒙

天恩豈有寬謗無徵反不得理是為刑宥正罪戮加

誣侵也不偏不黨其若是乎明將軍德盛位尊人臣無二言行動天地舉厝移陰陽誠能留神沛然曉察必有益于公高門之福于公東海人為郡決曹決獄平其閭門壞父老共修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蓋車我決獄多有陰德子孫必有與者至子定國為丞相孫永為御史大夫和氣立應天下幸甚尚高誦才志即為奏原光罪由是顯名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性明達篤厚能以恩信化誘殊俗甚為羌胡所敬服遭母憂自上歸行喪服闋公車徵再遷北海相人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梁冀貴戚秉權是公卿以下莫敢違牾諂與尚

書令尹勳數奏其事又因陛見陳聞罪失及冀請帝嘉其忠節封鄴都亭侯前後固讓不許出為河

南尹遷司隸校尉轉少府廷尉卒官子雋安定太守

表延字季平陳留外黃人也清苦好學能通經教授

往質慤少言辭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

為廷掾范丹為功曹濮陽潛為主簿濮陽姓也常共言談

而已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

不知郡縣在事二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時徵博士

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帝游上林苑

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黃。門。

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前書曰齊桓公

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帝曰昔朱雲廷折欄

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朱雲字游成帝時上書求見曰今朝廷大

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人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侯臣一人以勵其餘上問曰誰也對曰安昌侯薛禹

上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從龍逢比干遊于地下足矣未

知朝廷如何耳上意乃解及後當修拜五官中郎將

蓋上口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博長水校尉遷魏郡太守徵拜大鴻臚帝以延儒生

常特宴見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

延因上封事曰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

離臣庶威重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

則晷度錯違陛下以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

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

爨黷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

問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尚書周公戒成王曰孺子

其朋孺子其別慎其往昔宋閔公與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

此無禮以致大災公羊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傳曰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于莊公歸舍

爰延傳

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與宋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如其言顧曰此虜也武帝與幸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臣李延年韓嫣同臥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嫣伏其辜李延年中山人

也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人也武帝時延年女弟得幸號曰李夫人延年善歌舞為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授與上臥起弟既與中人亂出入驕恣上遂誅延年兄弟韓嫣韓上信之曾孫也武帝為王時與嫣相愛後位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與上臥起出入永巷以姦聞被誅夫愛之則不覺其

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甄明也善人同處則

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論語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佞友善柔友便佞損矣邪臣惑

君亂妾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蔽於目故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事見逸人傳夫以光武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

陛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諛之人納蹇蹇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蔽使積

善日熙

熙廣也

侯慈消殄則乾災可除帝省其奏因以

病自上乞骸骨還家靈帝復特徵不行病卒子驥白

馬令亦稱善士

謝承書曰典字驥

徐瑒字孟玉

瑒音仇

廣陵海西人也父淑度遼將軍有

名於邊

謝承書曰淑字伯進寬裕博學習孟氏易春秋公羊傳禮記周官善誦太公六韜交接英

雄常有壯志

瑒少博學辟公府舉高第

袁山松書曰瑒少履清高立朝正色

惟揚後進

稍遷荊州刺史時董太后姊子沙忠為南

陽太守因執放濫賊罪數億瑒臨當之部太后遣中

侍以忠屬瑒對曰臣身為國不敢聞命太后怒

一億使冠軍縣上簿請大司農以彰其罪又奏王

徵忠為司隸校尉以相威臨瑒到州平奏中

郡太守及屬縣有賊汙者悉徵案罪威風大行中平

元年與中郎將朱雋擊黃巾賊於宛破之張忠怨瑒

與諸閹宦構造無端瑒遂以罪徵有破賊功得免官

歸家後再徵遷汝南太守轉東海相所在化行獻帝

遷許以廷尉徵當詣京師道為袁術所劫授瑒以上

公之位瑒乃歎曰龔勝鮑宣獨何人哉守之必死

龔勝子君賓楚人也好學明經哀帝時為光祿大夫乞骸骨王莽篡位遣使以上卿徵勝不食而死鮑宣字子

都勃海人也哀帝時為司隸校尉王莽輔術不敢逼

政誅漢忠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術死軍破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前以金玉銀

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

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乃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定三秦寸嬰獻之高祖即

納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璽綬杜吳殺莽不知取璽

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

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上光

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於城南見井上石五

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盜意乃拘

璽末之術得璽舉以向別魏武謂之曰我在不曉

及乃至此時并送前所假汝南東海二郡印綬司徒

瑆得而獻之

通溫謂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邪瑆曰昔蘇武用於

節不降七尺之節况此方寸印乎後拜太常使持

節曹操為丞相操以相讓瑆瑆不敢當卒於官

論曰孫懿以高明見忌而受欺於陰計翟酺資譎數

取通而終之以蹇諫豈信智自有周偏先後之要殊

度乎應氏七世才聞而奉劭采章為盛及撰著篇籍

既紀異知雖云小道亦有可觀者焉延瑆應對辯正

而不可犯陵上之尤斯固辭之不可已也左氏傳孔子曰辭之

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子產有辭諸侯賴之

贊曰楊終李法華陽有聞益州古梁州之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

注曰北拒華山之陽南拒黑水故二應克聰亦表汝

漢書叙蜀車而謂之華陽國志焉

後

漢書叙蜀車而謂之華陽國志焉

翟醜詐懿霍諝諂竇延能許帝璆亦

